



春安齋蘇譚卷之六

譚異

陳眉公間見錄載醒神老人自稱數百歲人語皆不經鬚
眉眼睫毛皆白雲間士大夫爭求引年却病之方殊未
效余邑舊一人李姓生而異相毫毛雪白時觀察田公
未第李嘗傭工執爨久而不知所之後三十年公飭兵
慶陽適李在其地爲黃冠年漸老貌益奇亦假以醒神
之術人皆尊信聞公至衣冠晉謁稱故舊公陽禮之陰
命有司押解回籍懼惑衆也余晤其人紅顏鶴髮鬚長
數尺善琴奕工符水大類有道之士借非生產吾邑悉

性聞澤州某氏樓高有鬼人不

其履歷不將目為異人乎。世安得有異人。異人亦何需可○以○辨○其○於世而肯為人所物色。

鬼神事理之所有非邪人不受迷眩。非正人亦不能感。桐陽衛公守青州時一獄官侍女為魅所憑。解中數其火起獄官懼請於魅。魅曰衛司馬坐堂上。殊礙出入。非出而女於外不可。女出而火熄。公官濟上一婦人作男語曰某軍士也。為某人斃死久矣。屍瘞某處。昨神謂某曰衛司馬正人。可為爾伸冤。亟往訴之。公捕訊果實為抵罪二事。皆稱公。司馬在數十年前。公後自司寇秉留。樞未幾即謝病去。因知事皆前定。公誠正人云。

俗有依書抄命之術。余少年同成冀雲田和陽試晉闈。見

一人六旬餘。丰神瀟灑。似有道術。出印本令余三人自簡抄。各得一冊。內父母妻子某屬相。已往事皆纖毫不爽。惟將來則多浮泛獎譽之語。咸驚訝稱異。各謝賞五分而別。行數步忽呼余返。謂余曰。觀公貌高朗。亦信此乎。老夫雅以支干遊海內。晚疲於口舌。效此伎倆。欺誑流俗耳。請與公實談五行之理。余側耳聽之。語娓娓。根據子平數及余隱微性情。余媿汗遂巡。謝不敏。後數日再訪之。其人他適矣。

從父省菴公家居時。室內忽地磚墳起。數日漸高。視其下

產一芝大如斗。金色炫爛。內外驚異。未幾。公召起奉常卿。晉尚書加宮保。若芝先爲之兆。而余獨疑其偶爾。幻術左道。原以欺婦人俗子。若士人當視之如浮雲變幻。付之太空。畧不挂染。嘗見一人孔姓。扁之室內。壁外一呼。應聲而至。其室封鑄如故。赤身獨立。兩手擲土。初小漸大。須臾山積。不知土從何來。又一人劉姓。令人鐵椎擊其腹與腎囊。了不痛。或數人持兵刺之。終日不能中。又一人房姓。設楮筆几上。屏帷障之外。焚符陳請。卽聞內筆硯聲。洎啓屏帷。雲烟滿紙。寂然無人。俗皆神之。此三人者。余皆目覩。知其素狡黠無賴。特借小術攫人財。

物備稍爲所惑。卽損累不淺。

永○中○火○光○迸○掣○爆○炸○有○聲○諸○書○皆○稱○異○吉○凶○不○等○余○自○少○至○老○解○衣○見○火○者○數○十○次○卽○余○室○人○亦○然○習○以○爲○常○每○疑○身○中○氣○盛○使○然○乃○衣○在○櫬○筭○時○亦○有○火○出○更○不○可○解○先○大○人○爲○諸○生○所○繫○條○縫○忽○開○張○奮○起○如○傘○蓋○咸○稱○瑞○徵○然○女○紅○時○綉○線○多○作○是○狀○不○爲○異○余○一○素○羅○衣○方○手○持○未○着○忽○如○風○吹○四○奮○肖○懸○甕○形○適○在○密○室○無○纖○風○且○飄○曳○微○聲○有○欲○火○之○意○余○皆○不○之○異○亦○無○他○休○咎○

冢子象庚。字長孺。生萬曆丙辰。卒崇禎庚午。得年僅十有五。孝友藻博。才冠一時。覩其相貌。卽知非塵世中物。歿

此洞子
亦曾游
其岩水
從結筋
流下未
落者初
如米泔
立見堅
或乘
舟乘

之日兩耳出清水數斗。鼻垂雙筋尺許如禪家坐化狀。張中丞稱為謫仙。張尚書慟哭失聲立傳鐫石舍弟學士銘其墓稱曰文季不佞飲痛卜商懷思顧况追悼之何何能已已。

萬曆丙午余同友人栗漸菴探邑西臨瀾石洞其洞深數里橫地蜿蜒如龍行頭角鱗甲畢肖巖水滴如簷霽落下日久凝結成冰筋形上下聯接細大不一中多蝙蝠潔白似雪倒懸於頂古人云白蝙蝠食之成仙此偽語欺人罕見耳窮其奧玲瓏如太湖石惜狹隘不可入但聞水潺潺風颼颼如琴瑟聲亟呼酒命歌者作曼聲謔

寢響答洵一異境

寧陵心吾呂公撰閨範圖說原以訓俗實無他腸維時市賣諸書多達宮禁鄭貴妃喜讀之因損貲重梓并言於首亦慕古淑媛之意一時小人附會喧譁以為樹援宮禁呂公無以置辯後來起憂危竝議之誣甚至媚嫉東林有參及湧幢小品者要之著書題詩皆釀禍之階古人藏之名山石室良有以也

女人善書唐稱渤海高氏余見交城縣石壁一碑果有聖教遺意題云太原府參軍房璘妻渤海高氏書文為野城尉林諤謨亦軒豁秀澤開元二十九年六月建

石室
即外殼
中空如
牛截雀
郭豈古
所謂石
題者耶

邑西靈泉寺有天成元年唐明宗敕數道內一敕云。敕澤州盤亭山千峰禪院僧洪密省所上表賀登極事。具悉。朕昨自藩翰爰屆京師。順億兆之心。續延洪之業。遜避無所。媿惡良多。師僻處林泉。遠馳拊賀。備驗傾輸之懇。彌增禮敬之心。覽閱貢章。嘉歎無已。夏熱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後書十九日。敕四字。獨大。係明宗親筆。餘字行書。皆老勁不俗。首尾中間三印。書記新鑄之印。洪密劉村人。劉姓。

崇禎庚辰秋。析城山樹枝頭。遍掛蟲殼。如人形。長三寸。綠色。衣冠襟袖宛然。兩腋下穿黑絨線。如傀儡繩繫狀。山

人取以贈人。懸之室內。至春時。綠殼開裂。中出一蛺蝶。飛去。竟不知爲何物。亦不知何以能作線圈。何以能掛枝頭。且石巖之下。亦纍纍然。

萬曆戊申夏。忽外至一尼。修眉纖足。兩乳墳起。色甚麗。針紉庖厨。咸精敏。嘗客於邑西遠村間。一入城。諸富貴家。迎接恐後。見男子輒羞沮。面赤反面而坐。夜必室女孀婦。始其榻。遇有夫之類。則避畏如讐。余聞而疑之。一日宿城中一孀婦家。其子甫數歲。夜見其立而溺。偶語其鄰。鄰潛窺。果有異。因與捕役謀。伏於道左。適尼過。出其不意。遙呼曰。此僞尼也。亟捕之。尼聞之。驚惶奔竄。追而

就執揣其腹下、賜物甚巨、兩乳繫綿胸前耳。時費縣王公雅量為令，一訊吐實，王不欲彰其穢獄，成斃之杖下。凡與交往者皆慚，惡累月不敢出。古云三婆六姑，閨門之禁，孰意奸偽至此。若鄰之驚，以倉惶掩其不備，亦智矣哉。

余外父一女孫，名舉，字軒翥，生而端麗，髮長委地，肌膚如雪，善詩歌，工琴奕，博覽書史，以古列女自誓。蚤失怙恃，婚媾愆期，一日沁水劉生用康通媒，始將納采，而康之伯為大司空，晉川公謂康曰：汝兄用相，久失冢婦，中饋旁落，近聞汝聘粟氏女為少，參鎬山公後賢而能家姑。

晉川名
匡此舉
朱克為
之

書中傳
實配

讓汝兄吾別為汝圖，康素嚴事公，唯唯不敢忤。蓋康少年名雋，美如冠玉，而相則近強仕，推魯一例，貢匪其匹也。於歸日，康以嫂叔之禮拜於堂，一見神魂飛越，悔恨成疾，舉亦聞知其事，情思悵惘，然終不敢踰操。康竟以舉故不起，舉且日為諸姬媼嫉，悒悒而終。舉生萬曆己卯卒，己亥得年二十有一，嘗剪髮自毀，題詩云：毀形容易毀心難，方寸遲迴結萬端。分付年年青塚月，莫將遺恨照團團。楚衡湘梅公女，號澹然居士，以晉川公仕，轍雅慕舉名，詩翰來往，稱晉楚之閨秀云。

崇禎戊辰夏，城西隅民家見一龍頭，面如羊，俯其庭甕中。

飲水飲訖乘霧上升形漸長大將近屋脊偶鄰居一婦登樓眺之時婦新產龍見其婦蜿蜒不能去垂首俯際者數刻忽大雷一聲火光耀熠始入雲際語云龍是婦信然

邑東南四十里一深潭名棲龍當溪澗中流每夏秋溪水暴漲巨石皆衝墮其內或天旱祈禱者亦轉石填之須臾震響有聲石旋失去迄不存留一石俗謂之海眼不知海在何處墨客揮犀云聞雪峰有應潮泉在山頂而進退與海潮相應果南北皆有通海之竅乎
崇禎庚辰歲大荒余邑郊關之外以入代糧先食死人後

食生人先食親友之子女後食自己之子女逢人而令男女俱作虎狼婦人之暗誘計竊更慘烈難防是亦千古未有之變

余邑王太宰疎菴公在吏部時爲其少子兆民覓春秋經師久未得其夫人夜夢一人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兄弟進士官爵可亞主人翁頃之梅生至微髯而鼻頗巨寤以告王王明日謁麻城劉錦衣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乎劉曰有之兄弟皆孝廉王卽托劉介紹延之西席王與梅夜飲夫人竊窺之依然夢中人王語以故梅第遜讓而已次年梅兄弟同登進士王以夢語少宰王

卷一第
書之甚

篆篆亦楚人篆曰梅大年已逾時何以能驟至八座恐
夢未驗後梅以平寧夏之功不十年官少司馬贈尚書
嗟乎異哉兆民與余同餼於庠譚其夢甚確
余六世祖諱清好義樂善貲甲於里恒以徭役爲貪令所
苦仰天歎曰異日我子孫倘徼幸貴顯毋效苦人爲也
一日叩門一道人朱顏修髯植杖蹠躔陳辭乞米時祖
外出祖母王與之米七升道人携而去偶牧童自
路遇道人將原米付還仍語曰報而翁一念之善七世
貴顯既而子孫位尚書者一人選翰林者一人官郡丞
者一人任縣令者二人舉孝廉者四人薦明經者三人

又尚書

諸恩廉上舍青科數十人迄今遺澤流衍道人之言若
左券

吾邑楊貞肅公先後兩任嘉興共九載其地禾或離根二
節間又生三莖秀三穗或四五穗每畝計之三穗者一
二百本二穗者數千本在在皆然府經歷司蓮缸內長
禾二本亦如野外各三穗公自爲文記之烏程朱平涵
少傅語先司空公云然公之子孫俱未之知

崇禎庚辰歲遠近大荒里人段加慶夫婦皆六十餘無子
家僅十餘金自度不能免廼以數金治墳墓以數金市
飲食同其婦日日歡享之金將盡先鳴於官後請親族

官云神
德教
善所感

此處
建似陶
公自祭
文序述
情事至
坐命掩
土較陶
尤為決

現後產
男此人
原自女
身特初

數十人具酒餚飲隧道諸親友亦如餞行者各立樽楹
祖之窀穸薄暮段夫婦大醉秉燭坐墓中命親族為掩
墓門下土覆之拜辭而去人亦有勸留者段笑曰遲晚
同歸於死飽而死不愈於饑而死乎咸服其見之定
余邑一茂才身不滿三尺頭半其身鬚長過膝陰莖不及
半寸細如小指不能近女而險詭善訟心力過於恒人
又一娼家劉姓生一子蠢陋不慧兩股之間皮肉壅腫
模糊如莖如囊囊之上一小孔出溺不自其莖因令之
牧牛日與諸僮游已而腹漸大或謔之曰將母抱誰乎
羣啓股視之儼然一女身也蓋始與牧童偶戲觸其囊

上之孔兩股間潰爛成瘡如掌大忍痛不敢語已而瘡
愈痂落乃成女身後產一男雄壯慧穎能延其姓

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王恭廠藥局失火忽大震一聲將
大樹數株俱拔起倒立於地鄰近房屋皆顛倒瓦在下
木在上又陷一深坑數丈烟雲直上如芝形滾沸震殺
有姓名者數千人凡死者皆裸體未死者亦禿其衣帽
破碎如飛蛾

崇禎甲戌九月初七日盛甲廠失火震響如昔王恭廠時
傷損人畜房屋甚多將製藥石碾遠拋泡子河城墻下
又一石碾自空中落一民家自屋頂打透落土炕上而

聞吾縣
相哈孫
尚書祖
墓合蓋
時亦有
此異見
此不可
移動余
疑悉姓

土坑先卧一乳孩不知何因在地安睡無恙又一人懸
掛於梁頭腳下垂有皮無骨肉較之生時增長尺許一
擔飯之人吳羊兒方在厰忽覺眼黑耳畔亦微聞響聲
移時始醒則身立泡子河橋上不知何以至此且安康
無損凡附近廟宇正殿皆如故配殿皆倒壞更可異
余曾祖妣呂淑人葬時啓曾祖司徒石渠公兆見紫藤如
帶束其柩十餘圍皆訝爲瑞是年司空公以解元聯第
萬曆間蹇太保達視學山東夜卧恍惚見女子愬冤者數
四驚起呼掌吏王暹問諸生中有緣事者否對曰止禹
城郝瑒以殺妻降青今考二等應復廩蹇因註案不准

其地先
已爲人
所迫竟
徙亡何
能死于
寇家復
焉行奇
馬經云
如見三
神臨則
身收信
靈言也

復後詢其事俱言郝以疑誤冤殺其妻年餘魂常不散
一日附人言我已上訴准理卽蹇宗師考汝二等我亦
哀訴不令復汝也家人不知蹇爲何人且希姓越數載
蹇始至時蹇尚爲州守竟符其言
宋康譽之昨夢錄載楊可試兄弟在西京遇老人引入異
境大類桃源記景况余意宋世賦役繁重嵩少熊耳間
焉有人跡不到處容其優游自適乎余家太行山中高
險而幽邃無尺寸之地不被人搜剔欲以與世隔絕無
是理也
萬曆壬子小人國入貢泊石城余友李如岡見之云其人

身長二尺。紺髮綠睛。衣綠衣。多摺縫。戴方帽。有大晨鷄。重五十斤。高四尺。其人御之。如滇南人之貢象。以小御。大見者駭之。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午刻。迅雷烈電。大雨如注。邑東南洪上村。三人同避大樹下。忽大震。一聲皆驚死。移時方甦。失其一人。止遺衣履。在半里之外。其家四遠求索。竟不可得。

余祖居黃崖里。鄰人王璠。遇一星士云。壽當九十有七。初不甚信。及登八表。氣體矯健。喜謂子姓當如星士言。比九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璠誕辰也。尚無恙。諸子姓

乘中 子倫寓 在澤時 人早無 雨一午 忽有黑 雲勃然 東南城 外王翁 于登城 上望星 之

龍從機 出于震 死昇時 朕朕皆 軟如綿 搥搥全 無寸骨 更不可 解

飲讌酒酣。璠自矜曰。余壽未艾。星士妄言耳。二日又。一歲矣。豈遽死乎。相顧而笑。竟以是夕喜極而醉。醉極而死。異矣哉。
觀此則星命未可謂盡誕也

萬曆癸未科進士何偉。蜀人。謂先司空曰。公登第有兆。知乎。曰。不知。曰。余鄉重慶一舉人。亦白姓。夢開榜。見二甲之列。有公姓名。自意白罕姓。其我乎。余時已知公謂之。曰。山西解元。有此姓名。其人亟向書肆中檢之。曰。事前定矣。及揭曉。果然。晉蜀相去數千里。而見兆於同姓。亦

異事

宋時一民家。猪齒日中。現一佛像。如拇指大。髮有珠如粟。

順治 七年十

二月初一日如
舉縣呈
報江南
江西總
督郎公
稱奉憲
令探買
戰船木
種買得
年久銀
杏一株
伐倒鋸
開木內
空虛生
成木形
現音神
像一座
正不敢
置諸

其舉也
觀已數
不可以
術逃則
非以術
事亦不
以過術
張星
當然
以避
迎合
之耳是
知人不
感天
子必
而後

紺目踟躕。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晁無咎為作讚。項王屋山下一人解柿樹木心紋理作一佛像。眉目手指纖悉分明。雖圖繪不能及。方知佛之神化。不可思議。而腐儒欲以蠶管窺測。輕肆詆毀。祇為慧眼博一笑耳。

于大化。字思雨。邑上佛人。善星命。兼精堪輿。與藐山同餽學宮。交最契。萬曆丙午春。謂藐山曰。爾不第。吾能使之第。爾之子。吾能使之子。諸友聞之。皆掩口。藐山獨敬信之。因為藐山下葬地。遷其祖。禍又謂人曰。余今歲不利。倘微倖入春。當酌酒為余賀。人亦不之信。是秋藐山果

舉賢書于廼下第。邑邑不樂。閉戶累月。次年元旦次日始過沁之相谷。謁孫尚書拱陽先生。遲回不欲去。至立春之前一日。忽折忻曰。吾今可以免矣。高歌暢飲。夜分始就寢。明日啓戶。殭死一榻。枕被蕭然。如酣寐狀。咸大驚異。未幾坦之。孝廉生藐山登第。而且抱子矣。于之言皆不謬。然卒無以自逃。其數獨不可卜。居遷葬善術求禳乎。

三命通會萬參藩育吾撰萬云。已與一武弁同庚甲。出處亦稍異。同余萬曆甲申仲冬十日生。與里人吳某同年。月日止不同。時事事各別。天啓壬戌冬痘疫盛行。余連

可延師
士必
而後
人必

俗云
神喜
劇試
良然
子嘗
口號
不

通荒
委巷
宜幽
滯理
非

殤二子吳亦連殤三子同在一旬之內可異也兒顥與
新鄉賈浮弋都憲命造同己亥卯酉余友楊賁聞京尹
云喜遇戊子賈萬曆辛巳生至庚戌年三十登第顥丁
巳生至順治丙戌亦年三十魁鄉書丙戌非科年出特
舉更可異

順治戊子春陽境蟪蠱盛生溝塍之中結為毬形動以石
計已而翅生皆變為蝗飛食禾苗邑令磁州李公鴻勳
齋沐禱之夜得吉夢迺命闔邑士民香燈修省至五月
望忽然盡數相抱殭死視其腹枵然中空以口閉不能
食故也

澈水董毅云小兒周歲後多有見字即愛讀若有知者此
夙習之猶存也漸長能言則漸忘之故叔子探金環白
公識之無信非偶云余僮孫乳幼時見筆墨即貪戀不
忍釋別予以諸所戲弄玩之物皆揮棄不能易也亦異
矣哉

禍福之機分於呼吸明太祖與陳友諒鄱陽鏖戰時太祖
幾為流矢所中以梅梢撒座而免及友諒得勝方揚揚
画舫之上二美人捧銀盆澡手被郭英一矢而斃從此
興亡判然建明室二百七十餘年之統彼其時亦危矣
哉

臨危得免。不問而知其福德人。翦雲石公。頻遭大難。皆意外獲解。卽疾病一事。亦奇異之甚。崇禎甲戌秋。公患腫脹症。將易箒。呼余訣。余泣謂公曰。有麻黃湯一着。作孤注。何如。公首肯。亟進一劑。得假寐。須臾汗下如雨。病減十之六七。從此漸愈。以有今日。夫麻黃湯在冬月。傷寒尚慎重。再四而以之治久病虛損。數月不洩。溺經旬不就枕之水蠱。一劑更生。藥力詎能至此。自是吉人天相。特假余片言指示耳。公後深德余。余實負愧。

春安齋蘇譚卷之六終

春安齋蘇譚卷之七

譚生

形者氣之函也。氣虛則形羸。神者精之彩也。精虛則神悴。太上鍊精。其次葆氣。人之精氣。爲利欲所侵。爲思慮所剝。如冰雪之曝日。如草木之沾霜。未有不漸消而潛萎者。是以智愚皆不能延於世。

人愛身不知愛神。養形不知養氣。夫內外相爲表裏。形毀則氣無所橐。神離則身無所依。何不於其本末。權之。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晝行於身。夜行於臟。一百刻五十周。至平旦大會。兩手寸關尺。陰陽相

貫流通不絕故當導引按摩以調其榮衛

善服藥不若善保養。不善保養不若善服藥。世人不善保養。又不善服藥。倉卒病生而歸咎於造物可乎。

氣清則神爽。氣濁則神昏。氣亂則神勞。氣衰則神去。是以至人惟在養氣。

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

遠行。終身之忌暮無覆首。古人偏於暮夜留心。有以也。

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立傷骨。久行傷筋。久坐傷肉。受傷只在「久」字。

心有愛不用深惡。心有憎不用深憎。喜至而志不蕩。怒至

而情不留。卽中庸所謂發皆中節者。况於養體乎。

酸多傷脾。肉皴而脣揭。故春宜省酸。增甘以養脾。鹹多傷心。血減而變色。故冬宜省鹹。增苦以養心。甘多傷腎。骨痛而齒落。故四季宜省甘。增鹹以養腎。苦多傷肺。皮皴而毛落。故夏宜省苦。增辛以養肺。辛多傷肝。筋急而爪枯。故秋宜省辛。增酸以養肝。知此則識時達變。五臟爲之平矣。

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魚腹中不得水出入則死。人腹中不得氣出入亦死。同一理也。修養家以調氣爲要。調氣之法。掩關。緩膈。純高五寸。正身。偃卧。冥目。握固。兩足兩

臂與體相去皆五寸許。然後閉氣以鼻吸入，漸漸腹滿，乃閉之。及不可忍，始從口中細細吐出，不可一呼而盡。氣定復如前閉之。始而十息，或二十息，漸至八十息，則純熟矣。至於純熟，則鼻中惟有短息一寸餘，氣閉中表裏灌徹，流通美暢，不可名言。此法以多為功。日夜間得行一兩度，自覺體輕神爽，百病不生。

閉氣如降龍伏虎，須妙其用。胸膈常宜空虛，不可飽滿。若氣有結滯，不得宣通，便用吐法，如吹噓呵嘻咽呼之類。不然，泉源壅遏，必至逆流，瘡瘍中滿之患作矣。

好意者以神御氣。按摩者以手轉關。一自內而外，一自外

而內，皆有益於養生者。人若小有不快，即須按擦，令百節流通，洩其邪氣。一身繫關節處，皆用手按擦。先百會穴，次頭四周，次兩眉外，次目眦，次鼻準，次兩耳孔及耳後，皆按之。次風池，次項左右，皆揉之。次兩肩胛，次臂骨縫，次手腕，次手十指，次脊骨，或按之，或挺震之。次兩膝，次小腿，次足踝，次足十指，次足心，皆捻之。唯腎堂、足心兩處，更宜多按摩。或令人代行之。工夫若不間斷，自見功效。

兩足心湧泉穴，能以一手舉足，一手摩擦之，百二十數，疎風去濕，大健脚力。

百病橫天多由飲食。飲食之患過於聲色。聲色可絕之。踰年飲食不可廢之一日。為益亦多。為患亦多。百姓日用而不知。安能免病。

凡人飲食無論四時。常欲溫暖。夏月伏陰在內。暖食尤宜。不欲過飽。飽則筋脉橫解。腸澀為痔。不欲食後便臥。及終日穩坐。皆能凝結氣血。食後常以手摩腹數百遍。仰面呵氣數百口。趑趄緩行數百步。余少年聞此。畧不經心。今始覺其關係不淺。

習靜以安神。寡念以定志。保氣以守精。是養德養身之善術。

欲常勞。食欲常少。勞無過極。少無過虛。減思慮。謹房室。節肥醲。懲忿怒。恒人日用。不可不知。

頭者諸陽之會。陰脉至頸及胸。而還。惟陽脉上行至頂。是以頭面較四肢。獨耐寒冷。古人暮夜不覆首之詩。蓋懼陽氣過亢。非水升火降之意。少年多不知。露面而卧。亦不知閉口而寢。當深佩此語。

日以津液返納。灌溉丹田。最妙。津液在皮為汗。在肉為血。在口為唾。在眼為淚。在鼻為涕。在脾為涎。凡汗精涕淚。一出皆不可返。惟口中津液。獨可還原。接續生意。為一身之寶。語云。遠睡不如近睡。近睡不如不睡。則常常喻。

救歸之丹田名曰金漿玉液久服却病延年

人夜坐斷不可過子時亥子陰陽消長之會不休息則陰不固不能生陽大損精神至於老人更所不宜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醫書云子時諸血歸心一不得睡而血耗疾作矣

鷄鳴後鳥未噪人未動之先陽氣清盛即宜起坐衾中收此氣以自養大能益人且於死時帶得去古人云惟五更蚤起可以勾當自家事蓋謂此

脾胃喜燥惡濕常習不飲湯水日久真氣流行亦可多壽
例見一老人行動如少年問其服餌之法對曰勿讀

公集喜其減飲湯水之語日漸習之遂不覺渴亦無脾胃病別無服餌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知五味而不知五氣五氣者臊氣滲肝焦氣滲心香氣滲脾腥氣滲肺腐氣滲腎也孫思邈曰精以食氣氣養精以榮色形以食味味養形以生力精順五氣以靈形受五味以成孫析理最精所以醫能冠世

風濕二者是養生大忌凡居室卧榻要嚴密高燥避風而遠濕故曰風為百病之長濕乃四體之讐
多食有五患一者大小便數二者肥濃阻塞清道三者神

困饒睡四者不堪修業。五者停滯難運化。生諸疾。故曰
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善養生者。不欲極飢而食。食不
欲過飽。蓋不欲使穀食勝真氣故也。

一老人云。止日夜調息。嚥津。以兩手握其外腎。常令溫煖。
一老人云。臨卧時。坐於床。解衣垂足。舌在上腭。目視其
頂。仍提縮穀道。以兩手擦腎腧穴。百二十次。擦畢。方卧。
二人皆得其益。

脾以養氣。肺以通氣。腎以泄氣。心以役氣。凡臟有五。肝獨
不與。在時爲春。在常爲仁。不養不通。不泄不役。而氣常
生。此精澁之格論也。

凡人偶生疾患。速於密室。衣服氣法。手足布訖。調氣嚥之。
所苦之處。閉氣相注。以意攻之。氣極則吐。吐訖復嚥。氣
急則止。氣調復攻。或二十或五十。攻覺所苦處汗出。通
潤。方止。如未愈。日夜頻作。在無藥之地。與認疾未真之
時。此法大能救急。

夏之一季。是人脫精神之時。心旺腎衰。液化爲水。至秋而
凝。冬始堅。不問老少。宜食煖物。獨宿養陰。尤勝服藥。冬
月天寒。陽氣在內。已自鬱熱。若更加多衣重裘。醉酒擁
爐。則陽氣太盛。來春恐病瘟疫。君子與時消息。不可不
謹。

暑熱之氣一也。靜而得之爲中暑。富貴人得於深堂大廈。幽篁喬木之中。動而得之爲中熱。勞役人得於炎塵烈日。長途涸隴之中。中暑是陰症。溫藥治之。中熱是陽症。涼藥治之。

雲間林仁甫只服戊巳丸一藥大獲功效。戊巳丸止三味。黃連、吳茱萸、白芍藥。治濕熱痰火、吞酸瀉痢之症。非補益品料。想仁甫肝脾火旺。宜於此藥。如吾鄉張大叅曰。南公壽幾九十。得力只以搜風順氣丸。可見人稟血氣有偏不必一槩滋補。服藥者亦矯其血氣之偏而已。補瀉何拘拘焉。

蘇酒一斗。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煎。極能和血氣。辟外邪。遇冒寒風興。則飲一盃。昔宋真宗賜王文正令空腹飲之。王覺暢美。真宗因語以其方。

世之攝生者。衿苓服石。固爲妄投。熊經鳥伸。亦非妙理。大要養性清心。此其本也。邵康節曰。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許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規。肯哉。

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爲古今未發之妙。殊不知本出於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

道藏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縱慾者當熟思

飲酒後不可飲冷水冷茶被酒引入胃中停為冷毒日久必然腰膝沉重膀胱冷痛水腫消渴攣蹙之疾作矣酒後不得風中坐臥袒肉操扇此當毛孔盡開風邪易入感之令人四肢不遂

食欲少而數不欲頓而多常欲令飽中飢飢中飽為善爾食熱物後不宜再食冷物食冷物後不宜再食熱物冷熱相激必患牙齒疼痛

人之飲食由胃管入於胃中其滋味滲入五臟其質入於小腸乃化之則入於大腸始分別清濁渣滓濁者結於廣腸津液清者入於膀胱乃津液之府也至膀胱又分清濁濁者入於溺中其清者入於膽膽引入於脾脾散於五臟為涎為唾為涕為淚為汗其滋味滲入五臟乃成五汗五汗同歸於脾脾和乃化血行於五臟五腑而統之於肝脾不和乃化為痰血生氣於五臟五腑而統之於肺氣化血血化精統之於腎精生神統之於心精藏二腎之間謂之命門神藏心中竅為人之元氣氣從肺管中出鼻為呼吸也

不然則血字誤

下文○既曰氣化血不應○反曰血生氣此生字疑誤

此論人所未聞

攝養之道莫若守中。藥物火候皆托名也。一中而已矣。陳
虛白作規中指南。謂規中卽玄牝卽中也。在心之下。腎
之上。仙家結胎正在此處。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鼻。爲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
二丹。一曰咽津納息。爲小還丹。澄心寂照。爲夜氣丹。既
無火候。又無抽添。久之著效。

凡食訖。以溫水漱口。則無齒疾。食後。以紙撚刺鼻噴嚏。則
氣通。而目自明。痰自化。卧不可覆首。令人神昏病火。
富貴之人飲酒。必多置酢醬海味。酒能灼人真陰。鹹能喪
人真液。故每每病致消渴。然酒以釀而釀。以水而淡。以

燥而堅。以濕而化。故食北梨甘蔗。可以解酒。亦可以解
鹹。冬月宜煮而啖之。

晨起取井水新汲者。傳淨器中。熬數沸。徐啜徐漱。以意下
之。謂之真一飲子。蓋天一生水。人夜氣生於子。平旦穀
氣未受。胃藏冲虛。服之能蠲宿滯。淡滲以滋化源。
美食須熟嚼。生食不羸吞。食物以象牙金銀爲匙。或魚鮓
爲器。皆可試毒。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室。見卧榻枕邊有一劍。公問何用。
曰。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賊賊死於
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

穰之說汝不記乎。吾嘗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物
 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齶穀咽津為上。咽氣為次。咽津者。腎中之水。上通舌底。二
 竅大有真味。如小兒吮乳。滾滾不止。故雖應酬交際。而
 終日忘飢。若咽氣。則閉口任息。身心俱寂。然後可。此正
 不可以歲月效也。

趙長玄曰。白樂天蘇東坡善談名理。而不斷酒色。余竟不
 知其何說也。

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玩味此句。最妙。然識其妙者。蓋
 於聲利之場者。但見滾滾馬頭塵。

忽忽駒隙影耳。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
 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
 乎。易曰。觀頤。觀其自養也。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素溫存。
 安樂窩中別有春。盡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蘇子由詩云。老去自添腰脚病。仙翁服栗舊傳方。客來為
 說晨興晚三咽。徐收白玉漿。栗性補腎。凡腰脚無力。以
 棗盛生栗。懸乾。每旦食十枚。次食猪腎粥。助之。蓋風乾
 之栗。勝於日曝。火煨油炒。勝於蒸煮。細嚼連液吞嚥。若
 頓食至飽。則反滯氣而傷脾矣。
 老人腎水虛竭。火不下降。故足膝痿弱。心火乘肺。不入脤。

囊故夜多小波若峻服溫補之藥則火益上行房囊愈寒矣。

天真論曰女子之數七丈夫之數八女子過七七四十九數則任脈虛衝脈衰天癸竭地道不通以漸枯槁華色失榮丈夫過八八六十四數則五臟皆衰筋骨解弛血脉短促精氣耗散天道閉塞日就憔悴肌肉無華故上壽之人年過常數皆由衣食克足藥餌服護孝子賢孫承歡愛養調其朝夕適其寒溫上順天心下契人理天人交養壽命無疆。

養壽之道用仙佛二教最是捷徑故清淨明了四字最好。

內覺身心空外覺萬物空破諸妄想無可執着是曰清淨明了。

老人須知服食將息調氣按摩導引却病不得殺生取肉以自養又當非書勿讀非聲勿聽非務勿行非食勿食常學淡食輕清甜軟爲佳雖云老者非肉不飽肥忌生風非人不爰美忌生淫必須不寒不熱不飢不飽行住坐卧言談笑語寢食造次之間不失調節庶可延年老人之道當常念善無念惡常念生無念殺常念信無念欺無作博戲強用氣力無舉重無疾行無暴怒無極視聽無大思慮無吁嗟無叫呼無歌嘯無憂愁無哀慟無

慶吊無接對賓客無預筵席常常淡食如此者可以無病

禮年七十懸車懸車者以年薄虞淵體氣就損豈可復勞形驅於風塵役方寸於外物哉衰年宜以爲警

老人脾約腸燥頻服猪羊血麻仁汁菠菜菜血臟羹皆能疎利

嘗見世人治高年之人疾患竟同少年亂服湯藥妄投針灸以攻其病務欲速愈殊不知上壽之人血氣已衰精神已散至於耳目視聽聰明不及手足舉動肢體不隨志志沈昏頭目眩暈或秘或泄或冷或熱不慎治之急

投峻藥或汗或吐或利老弱之人不能禁架汗則陽氣泄吐則胃氣逆瀉則元氣脫立致不虞悔之何及

康仲俊年八十六極康寧自言少時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宋神宗見文潞公晚年矯健問曰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曰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卽止上以爲名言

劉伯壽善養生術年七十餘精神不衰其術不過煖外腎而已以兩手掬而煖之默坐調息至千息兩腎融液如泥淪入腰間久之著效

魏國公徐鵬舉老而御女不衰人傳其術以好紅棗數十枚令姬妾口含而寢過夜則養食之

年老頤養不可求奇先當以前賢破幻之詩洗滌胸次名利不苟求喜怒不妄發聲色不因循滋味不耽嗜神慮不昏邪貧富順逆只據現前龐居士詩云北宅南庄不足誇好兒好女眼前花一朝身沒歸黃土任屬張三李四家

諺言壽徵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項下絲又云不如老饕老饕言晚年甘食也余以爲甘食乃脾胃之強能食而不多食方爲壽徵

余目不能遠視而於黠草味爽且能洞見纖悉卽今年逾古稀燈下猶向紅紙作小楷蓋神藏而光聚未竭其力故也語曰聰明不可使盡推之他事其理亦同

五色惟墨色可以養目吾邑雨蒼張中丞書室屏帷牕戶皆用玄色紗作地各画花鳥一二覺韻致幽雅偶見珍珠船載李氏皂羅之說始知張有所本

牙齒屬腎骨之餘也上曰牙下曰齒兩傍曰牙中曰齒女子七月齒生七歲齒齟三七真牙生七七齒槁男子八月齒生八歲齒齟三八真牙生八八齒槁世人縱慾傷腎未五十而齒槁比比皆然

容安齋蘇譚卷之八

譚醫

疾病不外五運六氣諸風。痺眩皆屬肝木。諸痛痺瘡皆屬心火。諸濕腫滿皆屬脾土。諸氣膈鬱皆屬肺金。諸寒收引皆屬腎水。此病屬於五運者也。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嘔吐酸皆屬於熱。諸躁擾狂越皆屬於火。諸瘕強直皆屬於濕。諸澁枯涸皆屬於燥。諸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此病屬於六氣者也。

其在表者汗而發之。其入裏者下而奪之。其在高者因而越之。謂可吐也。慄悍者按而收之。謂按摩也。藏寒虛奪

者治以灸熇。脉病。攣痺者。治以針刺。血實畜結。腫熱者。治以砭石。氣滯。痿厥。寒熱者。治以導引。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者。治以醪醴。血氣凝滯。病生於筋脉者。治以慰藥。始焉求其受病之本。終焉蠲其爲病之邪。醫家大法。備是矣。

宜夜卧早起於發陳之春。早起夜卧於蕃秀之夏。以之緩形。無怒而遂其志。以之食涼。食寒而養其陽。聖人春夏治未病者如此。與鷄俱興於容平之秋。必待日光於閉藏之冬。以之飲神。匿志而私其意。以之食溫。食熱而養其陰。聖人秋冬治未病者如此。

製藥大暑酒製升提。薑製發散。入鹽走腎而軟堅。用醋注肝而止痛。童便製去劣性而降下。米泔製去燥性而和中。乳製潤枯生血。蜜製甘緩益元。陳壁土製竊真氣。驟補中焦。麥麩皮製抑酷性。勿傷上膈。烏豆湯甘草湯漬曝。並解毒致令平和。羊酥油猪脂油塗燒。咸滲骨容易脆斷。去穰者免脹。抽心者除煩。今之醫人日用而不知鮮不失矣。

服藥活法。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後藥。病在心腹以下者。先藥後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飽滿而在夜。在上者不厭頻而少。在下者不厭頓

而多少則滋榮於上。多則峻補於下。

李東垣曰。湯者蕩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緩也。舒緩而治之也。凡治至高之病。加酒煎。去濕以生薑。補元氣以大棗。發散風寒以葱白。去膈疾以蜜。細末者不循經絡。止去胃中及臟腑之積。氣味厚者白湯調。氣味薄者煎之。和渣服。去下部之痰。其丸極大而圓。治中焦者次之。治上焦者極小。稠麵糊取其遲化。直至中下。稀糊取其易化。水浸宿炊餅。又易化。滴水丸又易化。煉蜜丸取其遲化。而氣循經絡也。蠟丸取其難化。而旋旋取效。或毒藥不傷脾胃也。

橘皮。半夏。麻黃。吳茱萸。枳實。狼毒。皆以陳久爲良。俗謂之六陳。然大黃。木賊。荆芥。芫花。槐花等物。亦貴陳久。豈止六也。凡藥品須要新陳如法。非精製不効。昆蟲草木產之。有地。根葉花實。采之。有時。不可不審。唐耿煒云。老醫迷舊疾。朽藥誤良方。是矣。

氣血偏勝而成疾。藥者偏勝之氣。以此之偏。濟彼之偏。而使之平。此用藥之功也。藥優於伐病。而不優於養生。食優於養生。而不優於伐病。

凡婦人易以憂思氣惱。傷損肝脾。多於頸前耳後。感生癰癧。當先用隔蒜灸法。更視其壯弱。調治壯則先以必効。

散下之。然後多服益氣養榮湯補之。弱則先服益氣養榮湯補之。然後以必效散下之。隨壯弱而變換。萬無一失。

俗云香附縮砂。女中至寶。蓋婦人之性屬陰。多患氣結。香附能行氣。故效。至於縮砂。酒煎服之。大能安胎止痛。其次益母草。治胎前產後亦效。

四物湯用熟地黃當歸芍藥川芎四味。固補血之要藥。然地黃當歸戀膈引痰。損胃氣。芍藥酸寒。虛寒人禁用。古人云。減芍藥以避中寒。誠不可忽。川芎能散真氣。久服令人暴亡。亦須知之。

西○君○子○湯○用○人○參○白○朮○茯苓○甘草○四○味○補○氣○之○要○藥○然○人○參○動○肺○火○吐○血○久○嗽○者○不○宜○白○朮○補○中○燥○濕○動○氣○者○不○宜○茯苓○淡○滲○行○水○目○病○者○不○宜○甘○草○緩○中○中○滿○者○不○宜○二○陳○湯○用○半○夏○陳○皮○茯苓○甘○草○四○味○固○治○痰○之○要○藥○然○半○夏○能○燥○陰○血○燥○津○液○渴○者○禁○用○陳○皮○留○白○補○胃○和○中○去○白○消○痰○利○氣○有○白○朮○則○補○脾○胃○無○白○朮○則○瀉○脾○胃○有○甘○草○則○補○肺○無○甘○草○則○瀉○肺○

痰症以二陳為主。理脾為要。余每治痰。單理脾胃。往往獲效。可見脾胃痰之總司。脾氣盛則痰不生矣。凡火勝者。不可驟用寒涼藥。惟小便最妙。用自已小便去。

頭尾溫服仙家謂之還元丹。

三補丸用黃芩黃柏黃連三味固降火之要藥。然黃連大

忌猪肉黃柏峻下黃芩大寒皆能損胃氣用之宜斟酌。

折城王屋之交亦產人參。惜土人不能識。問一得之。衣徑

尺力數倍。俗云人參不敢輕用。不知只因價值不貲。病

者吝財。薄醫醫人計利惜費。飾為此說。欺誑淺見。若曰

氣無補法。又曰陰虛切忌。則人參無可用之時矣。貴之

何為。

凡中風中暑中氣中毒中惡乾霍亂一切速暴之症。生姜

自然汁加童便調服立可解散。

傷寒症初覺頭痛身熱脉洪。一三日內便以淡豆豉一升。

葱白十數根。水三升。煮一升。頓服。取汗。更作加葛根。蓋豆

豉得葱白則汗得鹽則吐得酒則治風得薤則治痢得

蒜則止血炒熟則又能止汗亦治嘔逆。食品之最有益

者。

治寒氣腹痛緊陰危篤者急飲熱酒。外用葱熨法。葱白碗

粗一束麻繩纏住切去頭尾留中一寸厚放在臍中上

蓋片布以熨斗貯火熨之令熱氣入腹。葱壞再換以汗

出痛止為度。

大暑人在道途城市間忽中熱昏仆不省急取大蒜一握。

同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汲水和之。濾去滓。判其齒灌之。或用布蘸熱湯熨臍。并氣海。或掘路中熱土。作窩於臍中。令人尿之。卽甦。

炒鹽淬入水中。乘熱服之。隨卽吐痰。治攪腸沙。心痛。立效。凡肺虛久嗽。生寒熱。只以款冬花一味。研細。炤依令人吸煙草之法。口吸嚥下。日數次。極效。

血症以寒藥治之。百不一生。以童便治之。百不一死。黃芩一味。水煎服。治咳嗽吐血。遍身發熱。大效。余聞人病。偶覽本草綱目。見李瀕湖少時亦患此症。服補陰清肺之劑不效。自分不起。偶以黃芩一兩。單方治之。而痊。因

少試之。輒奏效。始知藥在效。不必異品也。

滋陰降火神方。用破故紙。山梔子。二味。微炒過。每清晨吞下少許。或煎服少許。有升降水火之功。不可輕視。大抵人之虛多。是陰虛火動。脾胃衰弱。真陰者水也。脾胃者土也。土雖喜燥。然太燥則草木枯稿。水雖喜潤。然太潤則草木濕爛。是以補脾胃。補腎之劑。務燥潤得宜。隨病加減。

氣血冲和。萬病不生。一有拂鬱。諸病生焉。故人身諸病。多生於鬱。越鞠丸解諸鬱。如婦人并多憂慮者。必加貝母。蓋貝母開胸中鬱結之氣。詩所謂言採其蠶是也。

古云羊肉與人參同功。蓋人參補氣，羊肉補形。凡味同羊肉者，皆補血虛。以陰生於陽故也。仲景治寒羸及產後心腹痠痛，以羊肉加歸、薑、煮食。名羊肉湯。深得此意。翼城李令嵩傳一方，以補腎壯陽之料，煮燒酒數十斤，後以糯米細麴照常做酒，只將此藥酒投入釀成黃酒。如世俗秋露白釀法，令人多子延年。詳其藥品，卽濟世全書中甕頭春也。特釀法稍異。

凡人肌體發熱如燎，捫之烙手，此病多因血虛得之。或胃虛發渴，過食冷物，抑遏陽氣於脾土之中。經云：火鬱則發之。莫妙於升陽散火湯。又名火鬱湯。余見婦偶得此

病用一切涼藥補藥俱不效，後服此而愈。其方諸醫書俱載。

小兒癰疾，以皮硝煮牛肉切細食之。

治病之法，先去病根，然後可用收澁。如澀衣然，先去垢膩。

然後可加粉飾。所以粟殼、龍骨之藥不可輕用。

凡酒食停積，脹滿不消，用鹽花擦牙齒，溫水漱下，不過三次，如湯潑雪，卽時通暢。

汗吐下後渴者，皆胃液不足，宜以人參補之。蓋氣能蒸溽，故耳。

飲酒之人多病，口渴宜冬月採生葛於水中揉出粉，澄成片，擘塊下沸湯中，以蜜生拌食之。卽所謂葛粉是也。不

可誤用野葛有毒。

腎氣自腹中起，上築於咽喉，逆氣連屬而不能出，或至數十聲，上下不得喘息。此由寒傷胃脘，腎虛氣逆，上乘於胃，與氣相併，難經謂之噦。俗謂之欬逆。宜服吳茱萸醋炒、橘皮、附子，各等分，爲末，糊丸，淡姜湯下。兼灸期門、關元、腎前諸穴。

非多補子甚溫。俗呼草鍾乳。真誥云：務光服韭煎，以入清冷之淵。

昔有人單服天門冬膏，生三十二子，以其清中有滋補化元之效。

甘菊花日精也。其葉可羹，其花可釀。其囊可枕，其實可仙。蒲公英又名黃花地丁，性能通腎水，壯筋骨，固齒牙，黑髮鬚。古還少丹用蒲公英一斤，連根帶葉水洗淨，避天日陰乾，入鹽末一兩，香附子末五錢，醃一宿，分作二十團，紙裹定，以蚯蚓糞和泥，如法固濟焙乾，以武火煨通紅，爲度。冷定取出去泥，爲末，早晚擦牙漱之，吐嚥任便，其效不可盡述。

益眼者無如磁石，以爲盆枕，可老而不昏。

余弱冠病鼻赤，始疑在肺，後乃知陽明經胃火上炎。數年不愈，偶得一方，只食鹽一味，研細，每晨起撮少許擦齒。

噴水蕩漱旋吐掌中掬以洗面行之月餘而鼻色復舊
且有益於齒

治鼻衄方甚多難效余得一法只冥心安卧任其流溢多
時則血凝鼻孔阻塞道路切勿移動血將漸漸乾定而
停止矣埃數日方取其乾血勿亟取為妙
人病口氣不便接談唯香薷一味治之最捷

口瘡無問新舊遇夜卧將自己兩拳九以手握緊左右交
手揉三五十遍每夜睡覺輒行之愈於服藥

患喉癰腫痛者以鍼繫筆心中從旁鍼之出血即愈醫家
謂之筆鍼

上病治
下又不
期藥奇

牙疼之患人人苦之老人更甚治法有搗藥塗藥漱藥薰
藥無一奏效此症屬手足陽明經積有濕熱雖風蟲不
等未有不自濕熱而起余以調胃承氣湯往往取效因
紀之用甘草黃連升麻各一錢先煎數沸後入酒蒸大
黃四錢同煎溫服

脇痛胃脘痛在婦人多有之當行氣開鬱佐以破血散火
之藥嘗用香附蒼朮川芎青皮木香吳茱萸炒黃連作
丸治之往往收效

人足多患鷄眼瘡女子老人更甚治法以黃丹枯白礬朴
硝三味等分為末搽之搽後以熱水洗之搽洗數次即

愈若指甲瘡則搽以乳香末或血竭末或燒核桃皮灰皆有效

凡人肢體患腫塊或痛或不痛或風襲經絡或跌撲傷腫俱用葱頭切細杵爛炒敷患處冷再易熱遞炒遞熨即腫散痛止其效甚速又方用木香五錢爲末生地一兩杵膏二味和勻視患大小作餅置患處熨斗熨之凡腋下陰下濕臭以好醋浸土青木香夾於患處仍爲末敷之土青木香卽馬兜鈴根

菜中之佳者萊菔俗名蘿蔔理氣消痰寬胸膈利大小便制麩毒烟毒豆腐毒止吞酸欬血衄血痢血生則能升

熟則能降功用甚大第不可與地黄同食澁人管衛如食之太過以生薑解之世人日用而不知因拈出

大便閉結用蜜調芒硝服之最效過於他藥數倍

麻子仁研濾取汁入粳米煮稀粥治老人脾約風秘產婦汗多便難凡血氣虛澁之症不可用硝黃者以此通之白礬生晉地治療甚多如遇瘡疽疔毒一切瘡腫用白礬細末入新汲水內浸泡綿紙數十張卽將一張搭患處頻頻換之貼十數次隨消

崔滄州二室傳一生產方凡單月乾巽向產婦宜面向東南隅或西北隅凡雙月坤艮向產婦宜面向西南隅或

一東北隅俱吉利

凡產後不問有病無病卽用童便好酒煮熱服之百病不作

瓜蒌一箇加乳香沒藥甘草當歸黃酒煎此吹乳腫痛最效藥也近見宋蔣津葦航紀談云治背疽更效余用之治癰癤及一切瘡毒無不效真外科活血解毒之良品產後風噤瘈瘲角弓反張或血暈不省四肢強直吐瀉等症用荆芥穗微焙爲末每服二錢豆淋酒下童便亦可此病因血虛氣惱汗出傷風惟此藥治之

蟾蜍卽癩蝦蟆治小兒疳積黃瘦頰穿牙蝕之症或炙

食之連服六七枚或黃泥固濟火煨存性爲末入藥服之又有活用蝦蟆放背瘡上以拔其毒者亦效

陳幾亭云治小兒疳疾惟五穀蟲洗焙丸服最效本草不著五穀蟲疑卽糞蛆之別名也潔之以水焦之以火消臍腑之所不能消至穢之中有至妙之用

小兒急慢驚風痰涎壅盛塞於咽喉其響如潮名曰潮涎但用金星礞石火煨過研細末入生薄荷汁內少加蜂蜜調和溫水服之良久其藥自裹痰從大便出屢試得效如慢驚症少加青州白丸數粒更妙

小兒不拘風寒發熱痘疹一切發熱並宜以葱涎入香油

內手指蘸油摩擦小兒五心頭面項背諸處最能解毒
涼肌。

瘡疹黑陷者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於火盆上焚之
抱兒於煙上薰即起。

余少時見許醫松泉治小兒咽喉腫閉用艾葉薄荷朴硝
三味各另煎湯以茶匙輪流相遞灌之須臾即消。
忍冬藤俗名金銀花瘡科要藥余嘗植於齋右遇熱毒血
痢採其枝葉濃煎飲之即便毒喉痺亦皆得效其花最
香烈而挿枝即生農圃家不可不知。

黑豆甘草煮汁可解飲饌之毒恣食無虞即中砒毒亦效。

滑極毒之疽不拘何地但覺癢甚及身熱惡寒或麻木便
知毒盛急用針刺破癢處擠去惡血數次候血出盡口
噙凉水吮之水温換水再吮必候癢痛皆止而毒解矣。
芒硝大黃調敷腫毒大能消散兼止痛。

余數見瘍醫治療癰流注積年不愈之瘡皆以毒藥塗維
自然所患四圍裂縫腐核落出隨即生肌收斂珍秘其
方不以示人料不過砒礞礬巴之物遇血氣壯實者應
手而愈或亦冰蠟散烏金膏三品錠之類乎。

癰瘡有數種最不可輕決破以致傷人余見人治一切肉
癰如瓜有細蒂以竹篦劈破將癰蒂夾住兩頭用絲繩

繫緊每日鬆了再繫。日久蒂薄氣血不行。痛色漸乾。不令其知。以利刀於篋上割下。預先燒一鉄七待用。候割下瘤時。急將蒂根七烙。仍勿取篋子。必結痂後方去之。隨愈。

芫花根洗淨。不犯鐵器。取汁浸生絲線極透。將此線繫瘤。繫痔自落。不過兩次。後以龍骨訶子末敷瘡口。卽愈。今醫家所謂銀針藥線治漏如神者。只芫花根汁所浸絲線耳。

一切疔瘡惡腫初起。但未成膿者。以白礬末三錢。葱白七根同搗極爛。分作七塊。每塊以熱黃酒一鍾嚼下。連服

七塊。畢再喫葱白煎湯一鍾。被蓋出汗如淋。從容去其病。若脫。

瘰癧用夾紙膏有效。有不效。不若只以雄鷄脆胫皮淨洗貼之。日一換。數次而愈。

少年輩遊於狹邪。易爲梅毒瘡之染。畏人知覺。亟以粉霜砂汞等劑。求滅其跡。反遺毒於身。不可解救。是欲掩而彌彰也。今當以防風通聖散治其始。以土茯苓湯治其終。以敗毒散治其暫。以地黃丸治其久。縱不能驟愈。亦斷無誤藥之悔。

醫理之妙。誠非庸淺可測。余兒婦患產後瘀血不行。腹脹

氣滿心腹疼痛種種惡症用黑神散失笑散紫金丸調
血飲等藥十數次皆不效偶覽婦人良方云宜用抵聖
湯二劑而血大行諸症脫然抵聖湯半夏陳皮芍藥甘
草人參澤蘭六味耳平淡淺近其逐瘀血也過於五靈
脂紅花等遠矣

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下則服鬱金下之或合服二
味不吐則下遠行者不可不知

疥蝨蟲生糞穢及爛草中其狀如蚕而大身短節促足長
有毛凡遇破傷風症取疥蝨將其脊背捏住待其口中
吐水就取抹瘡上便覺身麻汗出而愈用畢仍將其蟲

活歸原處

先大人在河東見一錦衣家夜中煤火毒一室之內斃者
十餘人急灌以白蘿蔔汁良久起始信蘿蔔真能療烟
毒凡避難藏地窖中者當預蓄之

人參膏補氣白朮膏健脾地黃膏生血三膏各另修製遇
病後及瘡後一切虛損怯弱每日清晨臨臥時各進一
匙審其脾胃氣血何者偏虛以酌三膏之多寡每膏一
匙加者增一匙自然精神強健生肌長肉爲瘡科膿後
之要藥

醫書云凡人手足麻軟三年內當得中風之疾可服搜風

天麻二丸以豫防之。不知豫防者，在養血氣，節飲食，戒七情，遠房帷。不此之防，而專恃二藥，未有不因之喪生者也。

霍亂症服藥即吐，無法可施者，用百沸湯，合井華水同服，即愈。

千金方云：薺薇口瘡之神藥。冬用根，夏用葉，煎為濃汁，頓含頻咽。

婦人斷產方：白麵一升，黃酒一斤，煮沸去渣，分三服。經水至時，前日夜，次日早及天明服之，永不受孕，且不損人。

容安齋蘇譚卷之八終

容安齋蘇譚卷之九

譚物

內經謂人身臟腑有十二官，主安則十二官安，以此養生則壽；主搖則十二官搖，以此養生則殀。似十二官之外，別有一主，非心也。註內經者，因心者，君主之官，句即以心為主，則止十一官矣。趙氏醫貫詳辯之余，謂心如天，然尚有形像，必有一物主乎天者，曰太極，曰不二，無物可指，無形可見，人身之主，斷非血肉之物。細心理會，方得。

雲間李生中梓，謂凡掌後寸關尺，奇診脈，當以心配臆中。

肺配胸中。肝配膈。脾配胃。左腎配小腸。右腎配大腸。此論未兌駭俗。然較之高陽生脉訣。似於人身上中下之位。頗有合想。高陽生拘於心與小腸爲表裏。肺與大腸爲表裏之說。不知彼言經絡。若診視則又當別論。近日虞天民趙養葵謂命門在兩腎之中。亦似有理。

丹溪云。氣有餘卽是火。世人誤認有餘二字。辨云。氣安得有餘。不知壅滯闕逆。便是有餘。蓋人身在臟腑升降。則爲氣衝逆上攻。則爲火在筋肉流行不滯。則爲氣壅聚一處。則爲火。氣失其正。則謂之有餘。嘗疑金生水之說。偶閱蘇海錄。乃知金爲氣母。在天爲星。

在地爲石。故以星動播爲風雨之應。石津潤爲雨水之占。是金之生水。以氣化故也。

濟水卽沈水。人言性趨下。伏流地中。歷城諸處。發地皆流水。云濟水經過其下。余嘗至濟水源上。見方廣數十畝。珠翻露滾。上潮如鼎沸。水畔一古栢。無枝葉。孤鶴卓立其巔。寒暑不移。碑刻題咏。皆云鶴數百年物。今濟水上潮。而云性趨下。清而重。阿膠之下痰。以濟水沉墜故。恐未然。

析城山居人。深潭取水。往往汲出泥毬。大如斗。堅如石。用力破之。中藏一鳥黃鵬也。不知何以能蟄。球中何以水。

近聞吾
沁有倣
商制作
水車汲
灌者比
入田轉
滲下不
前行以
沁濱田
多雜沙
非純土
耳或又
謂即土
地作塘
蓄水亦
數日即
涸不似
內地能

其蓋兩
主形卧
故不涉
北土形
立故易
參耳觀
南田日
常貯水
人十人
之能立
行耕耘
北地水
浸數日
入牛一
入即陷
浸不能
出潭可
見然則
南北田
地與宜

不能浸入

陸文裕公謂山西澗水大似閩越而悍激叫號特以水源至高故也意欲就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作灘審地高低以為疎密則晉水皆利澤也惜晉人簡情不能如南人力田而且乏機智是以有水而失其利余因重有取於熊三拔之水法

火有天火人火之異天火烈焰飛走不擇木石瞬息灰燼人火則否邑往歲圍城之變懼敵人倚蔽以草束入硝硫焚燒近城房屋或起或滅雖大費草束而遲緩不能延遠始知與常見之火災迥不侔也若龍火得水而熾

又是一種

俗云冬無雪麥不結今年春雨最稠沾浹而二麥收不及半正以去冬乏雪麥根不得深邃苗莖雖茂結實亦無厚力是以學者貴深其根

唐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云得於羅利國以為異寶今余恒見人將水精石製為圓形映日光中便可取火往往作扇墜帶之不為異也

不論南北凡有水處皆可導引種田但北人因循守舊憚煩難耳如吾邑之劉村黃崖丁店義城若肯引水種稻其利十倍况於長沁之濱乎

殆地道
便然非
蓋簡情
乏机智

諺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乾驗之未然後見
一書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戌過一冬乾始知風雨
二字之訛

歲旱以虎頭或虎皮虎骨垂之有龍湫中能致雨仍須長
綆繫之雨足即出

泊園去沁溪不百武夜則水潺潺震耳晨起漸不聞聲余

一日舉似藐山藐山曰白晝眾籟囂然水聲為所逼耳

余曰不然水陰也夜則陰氣旺激石有力是以聲厲晝
則陰氣衰激石無力是以聲小因指庭前百合曰此花
夜則香盛於晝匪以是故乎藐山驚曰所謂習矣而不

察者也

盤亭西巖下一石池周圍方丈水深三尺澄澈見底巖水

潺潺下注池中水與池平不流溢亦不滲漏多人挹取

與秋水大至皆不能增減俗名鐵盆嶂宜易以美稱

井水新汲即用利人療病平旦第一汲者為井華水又與

後汲不同

古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鑿之地夜視盆中有大

星迥異眾星者其下必得甘泉可見天星應水正符五

行金生水之說

嘗見一人造火鏡對日則鏡光一點遇物即燃其鏡中心

大是異
畢不知
果然否

低四圍高照人面皆作倒影。其人亦止照式鑄造，不知其理。此鏡予亦曾見，照人上下作二影，下正上倒，其倒者即正者所轉映耳，別無他理。凡開荒田時種芝麻，一年後種五穀，蓋芝麻能敗草木之根故也。

後湖志載天下人口數，參之史冊。夏商時不及二千萬，兩漢之盛至五千餘萬，唐天寶時亦然，宋止四千餘萬，明萬曆間至六千六十九萬，有奇。然冊籍尚有隱漏，生齒一何浩煩也。盛極必衰，所以光武時止二千餘萬，晉平吳時止一千餘萬，宋治平時止二千餘萬，明崇禎庚辰辛巳之際，異荒大兵，遺子寥寥，不忍言矣。

手之寸關尺，不過一道血脉耳。何以三指下便大分六經之症候，夫一指內分兩經已屬可疑，而過一指即判然迥別，不知另有一血脉乎？相傳已久，無人敢為立異。然余心終不與之信從也。

嶺南張萱著一書曰疑耀，亦辨博可備裨官。一種第不知託名李卓吾，何謂不過假以希傳播耳。開卷一覽其叙，便覺書亦為之削色。

陸文裕公云：唐太宗以天下與其子，而蘭亭則從塋昭陵，不以與子，其靳惜如此。不知天下非不靳惜，只緣從塋不得耳。然蘭亭久失初本，工拙何憑，不過好事者強作。

杉字南
人讀作
杉音不
作沙音
神杉恐
是二種
故堅柔
不同

聚訟豈真有一賞鑒之人。今世俗重諸家字如拱壁果
得之心眼乎。抑得之口耳乎。

柎木生楚蜀深山窮谷中。不知歲年百丈之幹半埋沙土。
截以為棺。謂之沙板。佳者中有文理堅如鐵石。富貴家
皆用之。吾鄉不知訛為杉板。項有用之者。質多柔韌輕
鬆。想非出之沙土根材。

古人私印曰某氏圖書。某人圖書。止用以識家藏之圖書。
而其他則否。今人不解其義。凡私刻印章。槩以圖書呼
之。相沿不知其誤。

陶九成說郭以一卷為一弓。人或不識弓字。見道書音屬

與軸通

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
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今之正書。古所謂隸
書。今之隸書。古所謂八分。唐于隸書中別為八分。非古
所謂八分也。

吳中人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盡春以蓄之。名冬
春米。蓋春氣動則穀芽浮起。米粒不堅。春者多碎而為
糲。冬月米堅折耗少。故及冬春之。

今之鑑甲有紙造者。以無性極柔之紙。加工槌軟。疊厚三
寸。方寸四釘。如遇水雨浸濕。銃箭難透。又有棉造者。以

冬月磨
豆麵亦
經夏不
紅不出

棉花七斤布縫如夾襖兩臂過肩五寸下長掩膝粗線
逐行橫直緊納入水浸透仍以脚踹極實不令胖脹烈
日中晒乾見雨不重鳥鏡亦不能大傷

古者賓得主人酒則尊長一人舉酒酌地故有祭酒之稱
惟祖道則主人自祭今人席中皆行祖道之禮誤矣
單錐之人能識地藏持一鐵錐長丈餘隨地下錐嗅其錐
頭微染之土氣卽知有藏與否且知所藏金銀銅鐵之
多寡然後肆力剖掘不爽一二

齒居晉而黃晉人亦有齒白者俗謂齒黃山于食棗此言
大謬燕趙齊豫皆產棗味美于晉何以不謂齒且齒黃

者又多不嗜棗之人更可笑

周文襄忱性詳密嘗爲冊曆記災祥風雨與日所行事及
當行而未行之事臨卧時前後檢點一翻庶無遺悞余
近效之更於老年健忘相宜

古以六萬寸爲一畝方一步長五尺濶五尺計二百五十
寸積二百四十步則得六萬寸然則弓法當以五尺爲
正今皆六尺不知起自何時

相書云貴賤視其眉目貧富視其頤頰苦樂徵其手足安
否驗其皮毛數語甚覺有理然亦不盡驗

神光經僧一行著云凡驗吉凶者先澄心靜慮虔誠存想

魂此可
知二卷
大撓作
甲子一
條請分
屬五行
起于後
人未嘗

其所向之方所謀之事所干之人存想既定然後以兩手中指緊按左右月窟謂目眚也緩而搖之其光自見紅者黃者吉慶白者虛驚青者憂黑者凶無光者不日而絕矣遇青時急宜詳審停阻隨機迴避不可輕動有轉禍為福之喜劉伯溫謂占驗捷於六壬課也

近世卜者多用京氏易以納甲配支干以生尅配六親以時日配六神以八宮定世應推筭吉凶頗類子平之理與古易絕不相通而用屢獲應驗愈于他術堪輿祿命最不可憑據之術大率因富貴後推隆其先塋獎借其祿命遇有不合亦強為傳會而富貴者又貪求

無厭聞譽竊喜人欺自欺迷而不覺余祖塋邑南坪頭辛山乙向術人云利寅中巳亥生人先曾祖諱道巳巳生贈戶部左侍郎先祖諱鐸庚寅生太學生亦贈戶部左侍郎先父諱所學辛亥生官唐縣知縣先叔諱所知甲寅生官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諱所行丁巳生丁酉舉人官肅寧知縣諱所樂後巳巳生庚子舉人諱所蘊癸亥生官崞縣訓導贈學士見象顛後丁巳生丙戌舉人姪方鴻後癸亥生乙酉舉人余甲申生庚申恩選皆符其說獨弟胤謙丙午生癸未會魁官翰林學士魏科清望迺出寅中巳亥之外則何也今姪方屢甲子生官開

擬定四
生誠泥

若謂人
傑不本
地靈
非亦自
一道

封同知夫生年何憑。偶爾相合。便神其說。皆不足信。
茶色白。味甘。鮮香氣撲鼻。乃為精品。茶之精者。淡亦白。濃
亦白。初潑白。久貯亦白。味甘色白。其香自溢。三者得則
俱得也。余鄉僻遠。精品罕至。偶學士弟惠余。公界產。見
其枝葉粗大。人多疑之。不知界屬長。公界之介曰界。
羅氏居之。故曰羅界。又有洞。山之外產茶。更勝其枝葉
粗大者。以彼中愛惜其樹。近夏始採。不忍乘嫩。恐傷樹
本耳。
藏茶宜大甕。底置箬。封固。倒放。則過夏不黃。以其氣不外
洩也。不宜熱處。不宜見日。不宜近諸香氣。

今女子肩背近領處。覆以錦繡盈尺。以承其鬢。若為創製。
不知古人原有此物。名曰承雲。昔姚夢蘭贈東陽以領。
邊繡領邊繡。即承雲也。時俗亦間有模古處。
物有相制之法。姑記一二。油污衣。滑石末隔紙熨之。
血污衣。嚼細蘿蔔。旋擦即去。紙絹画。上墨跡。燈草漬
水洗之。犀角。羚羊角。先鎊為片。置人懷中。出碾。易為
末。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一二片。同搗。不
粘而易碎。兔絲子。熬紙條數枚。同碾。則馴帖成粉。
香附子。先去皮毛。炒過。投水內。浸透。暴乾。再微炒。入白
即成粉。艾葉。入茯苓三五片。同碾。則成末。缸裂縫。

先用糴定置烈日中以瀝青末摻縫內用火鎔液入縫
不漏。橙橘藏綠豆中不損。收臘月冰雪水浸諸般
青瓜菓可久。鉛燒熱投酸酒中則酸氣盡去。墨汚
衣杏仁半夏生白菓搗爛揉少時即去。雷勿挑塗銀索
過時可斷。亦易擊斫銅以葶薺水煮可刻畫。黃瓜茄子用染
房淋過灰晒乾埋藏可經冬不壞。蛙鳴以芝蔴楷磨
碎順風撒去即止。駝糞煙可殺蚊蟲壁虱。珠子不
宜近鐵器栢木尸氣糞氣故婦人戴珠吊喪多爆碎。
木槿葉揉汁浸絲絡則不亂。鷄鳴以上硫黃研細拌
喂最肥。鹽酒蟹每罌加皂莢半挺經歲不壞。以艾

葉投燕窠不復來。青石以蘆束置上碎。牛骨置池
中水不涸。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赤豆湯洗色衣
垢。造酒麴晒一月露一月釀酒清甚。藏窟中被烟
薰曬蘿蔔汁可解。毛衣置密器不通風則不蛀。生
薑擦燈盞不生暈。鹽置燈盞可省油香油內少入
桐油則耐點。搗桃杏仁連汁投入渾水中則水澄清
余少聞人說嶺南人以檳榔與石灰同嚼甚至口中流血
借以禦瘴後從家大人遊宛見滇南劉雲從廣文始知
檳榔味澁以扶留藤古賁灰相合嚼之先吐去紅水一
口方得滑美。古賁灰即蚌蠣灰非石灰也。人見其咀嚼

而不之詢問疑白者爲石灰紅者爲流血殊可笑
閩廣人備嗜檳榔羅景倫謂其醉能使之醒醒能使之醉
飢能使之飽飽能使之飢而不知疏降日久大虧真氣
今遍天下皆服烟草嗜之者日數十次稱讚其美政如
羅之讚檳榔者然烟性能汗能吐能利雖導滯解勞消
水化食似有微功而耗氣助火令人頭眩目昏牙痛足
痠則功不敵過且於高年人氣虛人更不相宜余嘗曰
檳榔遠瘴無瘴而服之徒損氣也烟草解勞未勞而服
之亦徒損氣也天下之物天下人之嗜好恰相齟齬莫
如此二種

龍骨多出晉地山巖水岍土穴中往往有之或以爲龍死
或以爲蛻骨本草兩持其說按造化權輿云龍易骨蛇
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由此觀之蛻骨之說爲是
鮑魚卽石決明之類古人珍爲奇味價亦不賁石翦翁自
寧前歸携贈親友云近日生產視昔頗多人誤讀鮑作
鮑音縉紳中亦有訛稱之者姚園客撰露書徑書爲鮑
魚可晒也

樹之壽者莫如銀杏俗名鴨脚子數十年始結實花夜開
或云雌雄相對或映水始花亦有取別樹結實枝接之
者金陵有六朝人所手植余室人粟種其子於庭內今

糝三年粗不盈握。室人捐棄。余安能待其結實也。大樹有神。其影多遠。照數十里外。邑西關廟中栢樹。照北山一農家壁上。其家衣食豐足。俗云影能益人。或然。三月上旬。斫取果木好直枝。如大拇指粗。長五寸許。納芋魁中種之。或大蔓菁根內亦可。勝於種核。三四年方能長及。葛蘿寄生類也。植者爲葛。蔓者爲蘿。諸樹皆有寄生。惟桑者安胎去痺。醫方重之。桑必數年不采。生意濃厚。方能長。此他樹寄生。形雖相似。不可用。菌味甚美。人多嗜之。然菌之長大異形。每感虺蛇之氣。不

可輕食。古人中其毒者屢矣。凡煮時。和燈心草。或以銀簪淬之。燈心銀簪黑者。卽有毒。不可食。或以薑屑飯粒同煮。驗之。

柳木所生之菌。俗曰柳莪。味最香美。生生編云。柳莪補胃。木耳衰精。蓋言老柳之莪。能裨益胃土。木耳朽木所生。得一陰之氣。衰精冷腎。宜也。榆。柘。槐。檀。皆有耳。性各從其本木。然皆有理血之功。而易動風氣。發痼疾。俱不及柳之所生。

天下名山。皆稱聖燈。或疑山靈變幻。後見人云。迺木葉濕爛。生光如螢火蟲。夜明柴之類。似覺有理。今好事者。詫

以得見爲奇。不知析城王屋之間，積雨後山人恒見之。凡人家地上生芝，皆訝爲瑞。余歷驗之，或其地先有瘞藏美木，或木屑遺聚之處，日久濕氣薰蒸，發形爲之。自是濕生之常，與其家吉事偶會，便以爲祥兆。實附會者倡之。

枳椇俗名木蜜，又名拐棗。邑南山山谷亦有之，形屈曲如珊瑚，味甘如蜜。每開岐盡處，結一二小子，如蔓荆子狀。禮云：婦人之贊，椇椇脯，修卽此能解酒毒。酒近其木卽味薄，不可飲。飲酒後宜食之。陳眉公書蕉中記此未詳，因筆之。

君遷子見左思吳都賦，平仲君遷卽吾邑之軟棗也。葉類柿，實類牛奶乾，熟則紫黑色，類葡萄。苟中多核，亦有無核者。救荒本草以爲羊矢棗，誤矣。羊矢棗亦棗之類。

文官果，余邑最多，極易生植。以其皮易開裂，俗謂之透核。中仁鮮食甘美，陳久則稍帶回味。露書云：鮮食如嚼蠟，乾方香美，想未多見。又疑蘋果爲柰，不知柰原多種，來禽、楸子、頻婆，大小赤白不等，皆柰屬。關西以赤柰搗汁，暴乾餽遠，形如油紙，味甘而酸，名曰果單，往往食之，不知其柰也。

盧諶祭法云：春祀用棗油。棗油之法，取紅軟乾棗水煮，漉

珍珠
所請
仙翁
藥鳥
名爲
也
是也

出砂盆研細布絞取汁塗盤上曬乾其形如油刮取收之每以一匙投湯盆中酸甜味足即成美漿用和麵炒最止飢渴益脾胃果之佳品

冬瓜下氣性走而急患熱者食之佳患冷者食之則體漸損瘦凡癰疽發背削一塊置瘡上熱則易之能消散熱毒氣其瓠謂之瓜練白虛如絮可以浣練衣服其子謂之瓜犀在瓠中臚然成列亦可食

周顒云春初早韭夏末晚菘菘即今之白菜冬日壅培窖一中名黃芽菜亦如韭黃二物正可作對山中珍味也

慎侍御書問王弇州晏殊庭莎記莎是何物王答云莎草

也又樹也似桄榔答亦溷溷莎草即藥中香附子苗可爲笠及雨衣疎而不沾亦作蓑字因其垂綏如孝子之衰衣又從衰其根相附連續而生可以合香故謂之香附子即古雀頭香也

牕戶屏榻之間靜時每聞響聲丁丁如伐鼓如敲砧如風吹格紙或斷或續若有若無着意尋之不得其處俗疑爲鬼魅以其聲之雙單疎密爲卜吉凶余嘗潛察之見其蟲小甚形如蟣蝨白色以兩角抵觸爲聲聞人語輒隱避以形小多不能見

螢火蟲腐草所化別有一種形如蠶喉下有光夜行地上

名宵行蟲亦卑濕之處。腐草所化。濕爛之木亦能光耀。如螢火名夜明柴。越數日曝乾則光晦矣。水中亦有水螢名蚺。

俗說螺贏取螟蛉負之七日而化爲其子。嘗取螺贏之窠細觀之。迺自有卵細如米粒。寄螟蛉之身以養之。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久之螟蛉枯朽。其卵漸長。乃爲螺贏穴竅而出。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寄卵於蜘蛛腹脇之間。蜘蛛亦漸枯朽。而卵成螺贏矣。明末忽然螻蛄之種斷絕。千里入秋。四野杳不聞蟬聲。以無螻蛄鮮所脫化故也。歷數年。道途間覓一螻蛄不可

得不知何故。

硯宜日日洗滌。方墨光瑩潤。積久不洗。則膠泛滯筆。且能損硯精彩。凡洗不可滾湯。及故紙揩抹。或絲瓜瓢。或半夏片。或蓮蓬殼。皆可磨墨。更忌熱水茶湯。筆亦宜隨便隨洗。否則墨膠黏結。再使時驟不可開。致令毫折。不能久。

研稱端溪龍尾。翠眼金星。題品各別。然北地亦有美石。余嘗以沁水東山之石。命工修治。堅潤發墨。與歙產幾無辨。惜地僻鮮知。且乏良工利器。攻琢費力耳。發墨之說。余初不解。謂爲下墨。後見蔡君謨說。驗試始知石理之

然則俗多用錫作匣或伊床誤矣

粗而有銛者皆能下墨不惟損筆且晦墨以質燥之故發墨者堅細潤澤研磨良久金華燁然如漆如油善起發不凝滯能發墨未有不能下墨者石中有火石滑磨久則兩剛生熱多作泡沫以耳中油垢彈入米粒大泡沫即開散不纏筆

犀盃喜潤惡燥俗以密塗之更速於壞且日久不視更防

蠱近聞南人說宜潤以松子油盛於瓦器最忌盛茶

注黃酒忌見火酒一見即皮相致裂
一見茶必迸裂以茶性燥故也亦忌錫器

火藥停久回潤以濕硝之鹹未經煑煉故也先將生白蘿蔔切碎同硝用水煮去其鹹只取用錫上浮面白花自

不回潤柳柴灰用春日直枝去皮燒掩存性方直射有力其方每煑硝一兩碗黃八分柳灰三錢二分遇逆風量加江猪骨灰要杵極細清水丸如豆大臨用搗細入鏡若散藥貯罈日久便硝黃沉下柳灰浮上用之不靈矣

冬用花甕注水多凍破以爐灰置甕中則不凍或置硫黃亦得

容安齋蘇譚卷之九終

卷之九

容安齋蘇譚卷之十

譚詩

詩凡格調音律皆易束人才思才之短者不能歌行才之長者亦不能騁其才於古詩近體余獨取白居易之長恨歌琵琶行元稹之連昌宮辭宋之問之明河篇龍門行李白之蜀道難等篇另錄一冊置之案頭以起余疲蘊蕭颯之氣

詩不過寫情繪景迺淺學拘泥如五言律則前起後結中二句言景二句言情以為合式不太膠執乎若巨家老手多情中寓景景中含情錯綜變化合璧貫珠不拘拘

此例方爲杰作

文人後其才至有一詩百韻者然其間不無字意重複卽樂天子美尚有遺議近日王元美挽李于鱗愈增其韻自謂留意檢點不蹈此病然詩貴語精味雋亦何必煩言乃爾

詩家云五言古難於七言古七言律難於五言律五言絕難於七言絕夫詩亦何難易之有各隨才情所近者難易之耳楊沁湄給事每同坐拈韻輒曰各賦五言律不知以爲易乎以爲難乎

世人解詩云關于爲多龍鍾爲老證之唐詩似不盡然內

鄉李子田翰林謫吾邑與先大人譚詩偶及此曰關于有橫斜殘謝之意龍鍾兼蹉跎偃蹇之意李名蓑中州文人先大人少年時曾遊其鄉

一驛丞題壁云碌碌庸庸馬蹄間朝來直到睡時間誰知夢裏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今之薄宦遠途者亦可悲矣

一人題樵夫画云昨宵雨過蒼苔滑且慎巔崖險處行題漁翁画云莫騁輕舟釣明月江湖日夜有風波皆有警世意

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

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
秦時東陵萬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瑯，漢初沛邑刀筆吏。
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微時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
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
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搗扶未必賢捨榆，
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
千愁萬慮付一杯，人生升沉顛晦何可認定。彼倚勢凌
人者，亦未之思耳。

鄉紳某侵細民之田，或賦詩投之云：一年一寸苦相侵，一
尺須經十數春。若使百年侵一丈，世間那得百年人。某

見而焚之。

一詩云：三過門中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一詩云：老病
已多唯欠死，貪嗔雖盡尚餘癡。讀之有無限感慨。

織婦詞云：白露沾衣草蟲唧唧，老婦田間夜夜紡績。遶曙
猶聞機杼聲，衰年辛苦何時極。初三初四月初見，連宵
坐待月如練。木棉花少筋力衰，七日促成一疋半。兒啼
飢女號寒里，胥到門橫索錢。機杼倚壁淚雙漣，此漢陽
李先芳詞也。可與石壕吏同讀。

馬谿田詩云：小廬莫聽黃鸝語，踏落荆花滿院飛。又一詩
云：眼前有子又見弟，留與兒孫作樣看。皆可以啓人友

于之愛

咏○猶○詩○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
 爭○奪○勢○不○管○黃○昏○鼠○輩○忙○古○人○養○客○乏○車○魚○今○爾○何○功
 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我○忍○教○鼠○嚼○案○頭○書○碧○眼○烏○圓
 食○有○魚○仰○看○蝴○蝶○坐○階○除○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
 鼠○化○鴛○三○絕○各○有○深○思○

作○詩○要○有○真○性○情○勃○不○能○遏○方○可○下○筆○今○之○為○詩○者○出○於
 勉○強○酬○應○及○着○意○模○倣○處○快○樂○而○歎○窮○愁○而○惟○庸○而○寫
 山○水○不○老○日○老○不○病○日○病○如○強○哭○假○笑○安○得○有○至○語
 詩○體○漢○末○有○建○安○魏○有○黃○初○正○始○晉○有○太○康○劉○宋○有○元○嘉

微言篤論
 論者人謂詩不可鑿空
 可鑿空
 妻作待境而為之自工
 亦足此

齊有永明又有齊梁南北朝唐有初唐盛唐大曆元和
 晚唐太朝宋有元祐江西派各體又有蘇李曹劉陶謝
 諸人體栢梁玉臺西崑香奩宮體古詩近體門類甚眾
 初學多不能詳其世代因與同社議及漫識之

東坡白鶴觀碁聲詩云五老峰前白鶴遺趾長松蔭庭風
 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歎碁者戶外屢二不聞
 人聲時聞落子叙其寂寞寥落之味殊覺雋永

樂天題一磐石曰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
 席余登山見平坦巨石輒盤礴移時留連不忍去每憶
 白家之語

一縉紳座右銘凡使童僕耳聾其半先顧饑寒後從使喚
置腹推心合離萃渙情恕才原人子可念得使且容稍
疑卽換勿過鞭笞恐生他變

韓生曰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
心若居閒食足謂之清福尋常人豈能消受

容安齋枕屢市室僅三楹室前一廊不盈丈廊外東西隙
地各五尺碧桐一株綠以短垣余日夕鍵戶獨處其中
旁無從侍筆研之暇或散步廊中或仰睡枕上升沉顯
晦泊如也有詩云懶性癖卧遊結廬負屙陌聲囂不離
耳若爲慰蕭索細思真隱論何必在泉石靜固能秘神

喧亦堪鍊魄曲檻陰青桐斐几攤素冊諸子可代耕寬
我事襍禩升斗雖可干其如愛駒隙巧拙不同途恬競
各自適

禮云六十杖於鄉養於國宿肉頤指不親學不與戎居喪
不毀古之優老如此今一切細瑣皆苛求老人老人亦
不知自爲珍愛梁范泰詩云白髮飄悴容苦慮棲懷抱
二語令人隕涕

亡室栗孺人柔順貞靜博學能文與余相敬如賓四十餘
年不見喜愠之色一疾長逝老而喪偶傷之如何入其
故枵感而悼之詩曰画棟挂珠絲雀鼠紛庭聚強步入

諸有酒

此添註

空廊瞻睇淚如雨。結髮成仇儷。鵲鵲比其羽。梁孟與鮑。桓桓道不足。取相從薄桑榆。一旦分今古。營菽香難追。過失憑誰補。冷暉啣四壁。黯雲銷殘簿。游魂戀故幃。稟稟棲衡宇。老人易辛酸。觸境摧肺腑。奚炭昔無歌。莊盆今忍鼓。六十云非死。其奈生者苦。汝逝令我悲。我逝汝焉覩。後先能幾何。嗟哉同抔土。

長夏不雨乞禱占驗無所不至。偶覽范石湖占雨詩。因錄之。朝霞不出門。晚霞行千里。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豕。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泚。逐婦鳩能拙。穴居狸善徙。蜂蟻強知時。蜥蜴與聞指。琤鳴

東山鶴堂集南柯蟻。上日出早歡。曉月仰瓦喜。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壘。或云逢庚變。或云換甲始。刑鵲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何若老農言。俚淺可憑倚。

近見一詩云。人生七十古稀有。處世誰能歡。長久光陰恰似過隙駒。綠鬢看看成白首。賢愚勝負亦等閑。幾人買斷鬼門關。不將歌舞傾尊酒。徒費鉛砂學煉丹。白日飛昇無此理。畢竟有生定有死。眼前富貴一枰棋。身後功名半張紙。古稱彭祖壽且多。八百歲後還如何。勸君有酒舞且歌。窮通天壽總由他。詩雖淺俚。可以箴世。余性不喜飲酒。力不能養歌舞。且歌舞亦是非煩惱之藪。於

老人更不宜止有廳下涼颺枕邊皓月焚香煮茗閉戶
讀書優游餘年耳

偶見在聯云閒裏春光那裏知他忙裏去夢時好景幾時
逐我醒時來又聯平生戀我無如枕凡事輸人不但惹
余終日坎珂雖夢中亦無好景且憂思展轉不得甘寢
卽一枕何嘗戀我哉

余從先大人赴泚陽見驛舍一歌云三岔驛十字路北去
南來幾朝暮朝見揚揚擁蓋來暮看寂寂回車去今古
銷沉名利中短亭流水長亭樹

華亭張悅嘗揭于庭有曰客至留飲從餘率真倍隨有而

設酒稱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
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而安生在小人謂之過陋在
君子謂之近情

釋如曉顏其居曰閒閒吟曰祇有白雲閒不得時時出沒
萬峰頭余謂出沒萬峰正是白雲閒處若遇雷掣霆轟
黝空如漆猛雨如注此時車馳浪湧雲安得閒雲閒妙
在一白字

兄弟乖嫌多因妻妾傾構何尚書文淵嘗判温州朱氏兄
弟爭訟之牘賦一詩內有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
雁影分之句朱兄弟感泣稱謝後號義門余謂人家若

有賢淑婦人縱遇閹墻之變必能調劑規勸不至大傷
恩義因憶亡妻粟在日內外無間言余受其惠而莫之
覺

梁張瓚妬婦賦云忽有逆其妬鱗犯其忌網赴湯蹈火噴
目攘袂或棄產而焚家或投兒而誓婚梁抵今千餘年
寫妬婦之容如畫

沁涓楊公秋杪入城見枉余邀遊西園觀水公呼舍弟子
益同飲各賦詩紀事爾舊為太守王公今屬蒼雲石公
沁涓詩曰不喜入城市君家如在邨索丘中度日黍稷
外無言碁罷思勝地樽移俯湛淵同聲有令弟為我亦

林鍊微

窺園其二曰滄桑方歎昔秋水忽如今問主既為石作
園卽是金開渠分沼遠飛瀑向溪深洲島何年就勞勞
一片心子益詩曰近郭秋仍在霜林一二紅緒風高響
落寒水濕光融好客能乘興玄言若發蒙夕陽波愈濶
朗朗見胸中其二曰泉流寒不減難值此空明一日秋
冬際兼人丘壑情莫愁山展折更繞石梁行把酒看魚
食波間微月生余詩曰穿徑偃蓬蒿停驂問水皐波光
侵綺席冷色戀綿袍白簡中猶熱滄洲道轉高那堪搖
落候相對話風濤其二曰紅葉漫霜天寒暉隱樹巔雲
梁斜抱石水檻曲含烟垂老交情重當流醉影偏言歸

頻返顧不是瞻林泉。

李方伯公。子僉憲公。可久。累世濟泉。鼎盛吾陽。數十年。問田宅蕩鬻畧盡。藐山與李。有中表之戚。一日經其故居。賦詩曰。喬梓喜蟬聯。相看能幾年。貽謀開甲第。留服到曾玄。譜牒憐香火。絲綸守墓阡。後來居此者。瓜瓞定綿綿。又曰。燕翼垂千禩。兒孫鮮半稼。閣連星可摘。壁鑄鐵爲堅。當日無今想。他時似此年。願言諸長者。物類尚相隣。歷今曾幾何時。而藐山祖孫南阻。哲嗣就淪。回憶前詩。能無悵惘。

余春日過虎谷園。公喜曰。此會不可無子。益沈仲。亟使人

招之。次日皆至。公開筵命伎。暢飲數日夜。偶散步西廊。公曰。忽得風醒。柳朝眠。句甚無對。子益應聲曰。露存花。夜氣何如。公擊節稱善。旋入書室。取金箋題一詩云。露存花。夜氣風醒柳朝眠。物態固如此。幽懷多所懸。煙蘿丘壑裏。喬梓兄弟前。不說友聲好。寧徒文酒緣。今其詩具集中。

杜詩。失學從兒懶。家貧任婦愁。又云。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又云。薄劣慚真隱。幽偏得自怡。又云。漸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數語皆若爲余遺意。

余家香山公詩文。清真曠達。無論識不識。皆愛之。嘗見玉

眉中一詩云。羲和走馭。越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
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枯至無非命。壯盡
衰來亦足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余老
來每諷此詩以自遣。

尚書與一孺廉園相近。百計賺之。孺廉一日立券送前
書。後題一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機械從來未必真。覆
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祕事今非晉。桃
洞仙人昔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公還有幾年春。尚
書慚甚。亟返其券。

朱少宰蘭嶠與術桐陽司馬交厚。司馬自留都。少宰迎之。

喜曰。余與公性情相近。宦轍亦安得相遠。在南中候車
騎久矣。因以風箏詩呈司馬曰。自負雲霄早致身。安排
線索靠他人。摩天手段乘風展。掉尾精神逐日新。瞥見
觀瞻喧里巷。終嗟破碎委埃塵。擇來曳去成何用。驟雨
淋頭斷送春。司馬亦和一首曰。糊腔駕篋競高危。笑笑
人間闔小兒。無樣浮游騎燕雀。幾番荆棘入棠梨。飽看
颺去情如紙。強與爭將命抵絲。莫得風光都使盡。春風
亦有下場時。二詩皆有味。

老會耆英會。二記。余喜溫公詩云。隨家所
具雖微誰厭貧。豈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

景便娛賓會約序齒不序官。雍容閒適見太平老人光景。

張侍郎師錫有老人詩五十韻錄其數聯以揆問。鬢髮盡
皤然。頭垂欲卸肩。喚方離榻上。扶始到門前。宴坐麤凭
几。乘騎困驛鞭。頭搖如轉撥。肩動若抽牽。足冷愁離火。
牙寒怯漱泉。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膠曉乾。賸綬粘
髭冷。涕懸房。教深下幕。寢遺厚鋪。鹽食罷羹流。袂盃餘
酒帶。涎耳聾如塞。續日暗似籠。烟裏帽縱橫。掠梳頭亂
細。纏瞻觀多眩暈。引動即昏旋。怒僕空睜眼。喚兒漫握
拳。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客臨床畔。看書就枕邊。

鷄皮塵旋漬。齷齒食頻填。徑狹呼停騎。堦危索減磚。長
吁追往事。偶感聽哀絃。無病偏供粥。非寒亦着綿。喜逢
僧馱會。羞赴妓歌筵。慨歎桑榆日。歔歔蒲柳年。翻思當
弱冠。悔不賸狂顛。

拜仲父尚書公墓。哭之以詩曰。豕聲誰可繼。零落向山丘。
千秋留傳史。數卷付箕裘。舊第門羅雀。新阡草卧牛。滄
桑那足論。揮涕過西州。其二曰。愧我稱猶子。相期篤仲
容。空庭推越蔭。斷隴繡苔封。肥瘠將誰述。羅囊任自從。
朦朦秋夜月。淒切泣寒蛩。

余閉戶來。遇親知在仕途者。書翰見在。懶於裁答。殊覺疎

簡鶴覽白樂天一絕云豈是交情向我疎老慵自愛閉
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稽康索報書

游元封題梅花帳云寫就寒梅挂竹床筆端飛雪夢中香
呼童輕拂瀟湘簟恐有殘花落枕傍余見帳懸馬仲良
書齋

文章貴有真情興勉強效顰便索然無味如蘭亭修禊當
時不能賦詩罰酒十有六人王獻之亦在罰中宋蔣堂
修永和故事有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翫冠
纓幾多許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爲獻之等發也
獻之文章豈不逮今人甘心受罰正其高處

貧富更代無常田產亦轉徙無定頃有笑人鬻產者或以
諺詩答之曰負郭平田倚市樓前人辛苦後人收後人
收得休看定還有收人在後頭

泊水齋詩坦之叙泊水引愚溪作譬逾載而坦之歿余因
憶劉禹錫悲愚溪詩曰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
飛迴隔牆唯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柳門竹巷依
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縱有鄰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
誰過使人泫然隕涕

兄弟一倫無君父之嚴妻友之狎較之五倫中最易敦篤
古人每後言友愛而今乃不啻路人且讐敵之矣受屈

於他人或甘心。愛屈於兄弟則不甘。他人富則不妒。兄弟富則妒之。農夫俗子猶念孔懷。何以縉紳之家。同氣操戈。借援妻黨。天親按劍。啓釁宵人。余最所不解。諺詩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有幾時。爲弟兄。或曰。相見時不知費幾許躊躇。幾許彌縫也。可悲可歎。

歐陽公詩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余晚始慕荆浩關仝之画。歐陽詢父子之書。惜不能學。付之一歎。

張謂詩曰。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朋友一途。以黃金爲膠漆。亦以黃金爲戈矛。余痛懲澆薄。終日塊處一室。圖史其倡和也。筆墨其樽罍也。散步高枕。其讌遊也。稍覺幽悶時。亟取劉孝標廣絕交論。快讀之。

樂天自警詩云。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饑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蟲虛苦辛。樂天無子顯貴。尚有憂家之念。余少處豐溫。老而乖蹇。六十歲後。卽不問生產。日就貧窘。罔計也。樂天以爲何如。

吳伎梁小玉立夏前一日詩云。低低問春色。明日歸何處。是爾帶愁來。何不將愁去。小玉著有娜嬛集。

范少參長倩少年時才奇貌古徐京兆有女侄字小淑博
學妍秀擇婿難人一日置學童數人課菘於前令小淑
評品獨把玩長倩贖不忍釋京兆口惜范生貌不稱奈
何小淑曰人在心中不在貌中因配長倩後夫婦偕和
情誼甚篤小淑不但文藻且具卓識著有緯絡吟四冊
內春思賦並駕王庾惜長篇難載僅錄其寄妹二絕江
上春風一葉輕停橈不敢問前津山深自是無楊柳折
得桐花寄遠人又木落西風萬壑幽忍將離思爲卿留
碧雞關外淒涼月偏向滇雲夜夜秋時隨長倩提學雲
南

趙凡夫妻陸氏字卿子著有考槃玄芝二集楊沁湄給事
奉差過其地聞凡夫名造訪傾蓋歡洽因出似二集楊
旋里得讀之有山中憶范夫人范卽小淑詩云相送還
憐踏雁沙相思何處望天涯無情最是溪頭月獨照寒
梅一樹花范趙兩內子稱吳中雙秀以詩文相友善
小青揚州人才情冠世以妬死錄其詩云新粧竟與西圖
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
卿

人之鬚髮多有壯年早白者或鑷而去之或藥而飾之不
勝煩苦錢塘一女子朱桂英嘗有詩曰白髮新添數百

莖幾番拔盡白還生。不如不拔由他白。那得工夫與白
爭。女子尚不飾貌。况我然丈夫者乎。可以醒世。
韻芳集。伎李淡如著。晚春詩云。漫空小雨細于塵。杜宇聲
忙柳色新。莫道落紅無意緒。撲簾偏攪惜花人。春愁詩
云。小池新浪乍融泥。暖日暉暉照西題。無奈東風交不
得。吹愁只遣到深閨。

僧人達觀雅爲縉紳推重。御史某時有外轉消息。一近臣
爲某畫策。須尋一奇異名目。聳動聖心者。入告。庶幾可
免某遂乘妖書之事。疏奏達觀觀在獄中。不勝撈掠。作
聞。拆偈云。匿王問法忽齊年。自如南觀河見不遷。我有履

根聽夜柝。却况豐蔀更冷然。又云。柝聲未斷鈴聲續。誰
是聲兮誰是聞。却憶法堂鐘鼓候。古來魂夢更紛紛。竟
度死獄中人皆寃之。然達觀之燈蛾投火。與卓吾李翁
實同一轍。

集古詩始自王介甫。後人效之。遂備詩家一體。近日唯蒲
州韓宜生爲大學士。象雲公嗣子。最工集句。嘗見其詩
如雲生澗戶。衣裳潤。風帶潮聲枕簟涼。已被詩魔長役
思。每因風景却生愁。漢家簫鼓隨流水。晉國衣冠成古
丘。壺觴須就陶彭澤。勲業終歸馬伏波。秦女峰頭雲欲
盡。仙人掌上雨初晴。休將世路悲塵事。且盡芳尊戀物

華霜草蒼蒼。蟲切切。星河耿耿漏綿綿。天香月色同僧
室。楓葉蘆花共客舟。雪山童子應前世。金粟如來是後
身。休論世上升沉事。五中草木年夢寐。幾回遊蝶
蝶。煙波無計學鴛鴦。莫將明月為儔侶。別有煙霞似弟
兄。兩鬢不須悲歲月。一枝何足計行藏。等句珠聯璧合
一派渾成。和璞隋珍。八方輻輳。余每服其搜羅之富。拮
据之工。較之隨興自賦者更難。

余晚暮無聊。集樂天絕句數十首。今錄其四。擬作閒人過
此生。龍門下作一春能幾日。晴明對酒五。養花榆莢深村裏。
春寵辱莫歡不到情。城東莫計恩。響浪苦辛。疑夢二。附

携書竹枝隨身。行不盡。秋月春風夜。酒應移。山呼作俗
人。遊思自知清冷似冬凌。醉後深火爐前一盞燈。竹樓
莫道非人身不暖。答皇前生應是一詩僧。受承紫飄葉
墜。臥床前。涼風况是秋陰欲雨天。開遇酒逢花還且醉
曲江有感。莫辭送老二三年。花

容安。蘇詩卷之十



西

